

## 「語言地理學專號」緣起（代序）

洪惟仁

《台灣語文研究》創刊於 2003 年，最初是年刊，自第五年起改為半年刊，一年出兩期，到了本刊第六卷第二期，實際上出了八期。

本刊的稿源主要來自台灣語文學會兩年主辦一次的「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論文，經修改後重新投稿本刊，通過嚴格的學術審查而刊出的會後論文集。但有三期例外。

創刊號是爲了慶祝本會創會會長曹逢甫教授而編，當時仍屬草創，本來沒有計畫要當成《台灣語文研究》的創刊號，只是一本論文集。巧的是當時我擔任台灣語文學會會長，我就自告奮勇，自任總編輯，創刊了《台灣語文研究》，「慶祝曹逢甫教授六十華誕專號」遂順理成章，變成了創刊號了。另外第四期「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尙義教授論文選集」，是我在台中教育大學擔任台灣語文學系主任期間主辦的一個研討會會後論文集，因此也不算是本會定期舉辦的「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後論文集。

本期「語言地理學專號」收錄的論文限定於「語言地理學」的研究領域。這是我最近三年連續主辦 8 次「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的副產品。這個「專號」是本刊出刊以來第一次設定特定研究主題的「專號」，具有推廣語言地理學的意義，因此容許我爲台灣語言地理學的發展史乃至本刊的緣起贅言幾句。

「語言地理學」這個領域在台灣雖然起步甚早，但是一直沒有生長茁壯的環境，所以發展遲緩。1907 年小川尙義在他所編的《臺日大辭典》附錄了一張〈臺灣言語分布圖〉，這是臺灣第一張語言地圖。當時的中國，別說語言地理學，就連現代語言學都還沒有誕生，漢語語言學也必須等待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博士論文發表（1915）才算起步。語言地理學在歐洲起源於十九世紀中葉。舒哈特(Hugo Schuchardt)於 1866-1868 年研究羅馬方言提出所謂「地理變異論」，開啓了地理語言學。但是語言地圖的正式出版也必須等到二十世紀初期日葉隆(J. Gillieron)發表《法蘭西語言地圖》("Atlas de la France", 1902-1910)。約在同時，日本明治時代的文部省內設立了「國語調查委員會」，進行日本語的方言調查，結果在 1905 年出版《音韻分布圖》（29 張）、1906 年出版《口語法分布圖》（37 張）。小川尙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應該是順著這個語言地圖出版的風潮而繪製的。也就是說台灣一開始就趕上了世界的語言地理學學

術潮流。

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的格局當然比不上日葉隆的《法蘭西語言地圖》，可貴的是他在日葉隆陸續出版他的地圖集的時候，就開風氣之先的發表他的彩色〈臺灣言語分布圖〉，這張地圖不止製作精美，而且相當精細、精確。大家不妨回憶一下，1907年的中國還在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的臺灣地圖簡直像水墨畫一樣，既不精美，更不精確，當然無所謂語言地圖了。小川尚義的語言地圖是結合了臺灣總督府的國土測量、人口普查（1901）資料以及現代的地圖繪製技術才有可能，因此這張地圖能夠畫得這麼精美與精細不應該只是他個人的功勞。但從語言地理學史的觀點看，這張地圖的成就不能不令人驚嘆。

不過這張地圖有一個致命的缺憾，就是小川尚義假定漢人語言反映了祖籍來源，這大體上不錯，但是他誤把「閩粵」之分等同於「閩客」之分，雖然他自己也知道廣東有閩南人，福建也有客家人，「閩粵」不等於「閩客」。所以這張地圖雖然名為「言語分布圖」，實際上應該看成是「漢人鄉貫圖」。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在驚嘆於小川尚義的成就時不能不了解文獻的限制，進而透視歷史的真相。本刊刊出的兩篇論文：許世融〈語言學與族群史的對話－以台灣西北海岸為例〉、洪惟仁〈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與閩客互動〉都強調必須以田野調查來重新印證文獻的真假，進而了解文獻的限制，對本圖的真實性提出批判。

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也沒有漢人所謂的「祖籍」，小川尚義對於南島民族語言的分類與分布可是完全根據田野資料所獲的原住民的語言資料。小川尚義後來和淺井惠倫發表了〈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收入氏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就是真正的「語言分布地圖」了。

本刊第四期《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是台灣語言研究史專號，其中有四篇論文都在討論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南島語語言學、語言教學的成就與貢獻，讀者可以參考。

小川尚義在各方面都是獨領風騷，可是在語言學方面他是寂寞的，他在臺灣沒有栽培出一個語言學家做為傳人，不但沒有臺灣人學生，也沒有日本人學生。小川 1936 年退休，1937 年台灣開始皇民化運動，之後發生了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語言學研究斷層了，語言地理學當然也斷層了。

戰後雖然也出版了幾張臺灣語言地圖，但都既不精美、也不精確。翻製小川尚義地圖還算好的，大部分連小川尚義的地圖都沒見過，也沒有田野實證，就大大的發揮想像力，把地圖繪製當成想像畫習作。這些就不好意思提起了。

基於上述的歷史，臺灣的語言地理學必須從頭開始。戰後第一位根據田野資料繪製

臺灣語言地圖的是我的恩師鍾露昇教授於 1967 年完成了國發會資助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調查，繪製了 27 張臺灣閩南語分布地圖。小川尚義（1907, 1935）所繪製的是「語言區劃圖」，鍾露昇這些地圖是首批的「變體分布圖」，小川尚義可以算是台灣「語言地理學」的鼻祖，而鍾露昇則是台灣「地理語言學」的開山祖師。

鍾露昇在學術上也是寂寞的，他在我大三的時候就去美國留學，然後定居，不再搞語言學了。當時除了鍾露昇之外，臺灣沒有人搞地理語言學，《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又沒有正式出版，所以語言地理學可以說隨著鍾露昇的去美幾乎斷層了。我變成鍾老師「無心插柳」在台灣留下的唯一傳人。

作為鍾露昇教授語言地理學唯一的弟子，我立下心願，要把這套「絕學」傳承下去。1985 年我開始自力進行遍及全臺灣的閩南語方言調查，寫了一些調查紀行。這些方言調查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卻沒想到獲得龔煌城院士的重視，為我申請了一個大型的「臺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我在龔煌城院士的門下八年多，完成了全臺灣的漢語方言調查，成全了我研究台語的心願，改變了我的人生。這段故事我在本刊第六卷第一期〈懷念恩師本會理事龔煌城院士〉已經說得很詳細，不再贅述。

「臺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收集了大量的閩南語資料（已經輸入電腦的約 15 萬筆語料，全部整理出來將可能有 30 萬筆）。這些本來是為了繪製台灣的語言地圖所蒐集的語料，可是因為資料太龐大，從事者少，我們的初衷，要繪製《臺灣閩南語方言地圖集》，至今沒有實現。這是我對龔煌城院士的提拔感到遺憾與虧欠的事。唯一可以交差的是我 1992 年出版了《臺灣方言之旅》，這本小書雖然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卻啟發了很多年輕人來做方言學研究。

我所以沒有完成地圖繪製的工作是因為 1996 年去清華修博士，同時完成了臺灣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2003 年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雖然這個研究是我有意規劃的、必要的研究，但是有點偏離了語言地理學的方向。

之後我又回到語言地理學，「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研究」計畫（2002-2004）就是為了整理先前調查的語料，不過成果不夠理想。那時我就感到「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需要以「語言地理學」為基礎。雖然「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通常混用不分，日本習慣說「言語地理學」，中國習慣叫做「地理語言學」。但是細分為兩個分科，就像「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inguistics）和「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的分科一樣，是不同領域的學科。「語言地理學」（geography of linguistics）的研究，研究的是語種（語言、方言）作為一個獨立體，它在空間上的分布以及語種的互動關係，不必牽涉到方言變體的分布，調查結果繪製的是「語種分區圖」或「語種區劃地圖」。小川尚義（1907、1935），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

集》(1987)屬於「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範疇；而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1967)，卜溫仁(Warren Brewer)的 *Mapping Taiwanese* (2008)，以及曹志耘編的《漢語方言地圖集》(2008)，目的是在繪製方言變體的空間分布圖，這樣的工作屬於「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的研究範疇。雖然，無論「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都是我們關心的研究課題。

2005年以後，我把研究方向轉到全臺灣的語言分布調查，我關心的不限於閩南語，臺灣所有的語言，包括客語、南島語、華語，甚至日語克里謨(Japanese creole)的分布，都是我調查的對象。我因此跑遍了整個臺灣的大小鄉鎮村落，現在這個調查已經完成，我正在繪製《臺灣語言地圖集》，預計一、兩年內出版。

最近幾年，地理語言學或地理語言學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心，出現了不少碩士論文，如潘科元《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1996)，李仲民《台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1998)，李香儀《台灣鹿港方言調查及方言地圖之編製》(2003)、張素蓉《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2006)、簡秀梅《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2006)，涂文欽《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2009)……等；李仲民《從地理語言學論台灣閩南語語言地圖的編製觀念與方法—以台灣東北部閩南語研究為例》(2009)是第一篇地理語言學博士論文，接著卜溫仁的女弟子葉尙芳也以《語言分佈微觀：台語方言地理研究》(2011)獲得博士學位。

另外語言學者也紛紛投入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如鄭錦全團隊(蔡素娟、蕭素英、黃菊芳、郭彧琴...)自2004年起進行了幾個鄉鎮的家戶使用語言調查，已經完成的有新豐、崙背、後龍、新埔等客家分布的鄉鎮；林修澈繪製了一張臺灣的原住民方言分布圖(2006)……；長期投入台灣漢語地理方言學研究的Brewer, Warren A. (卜溫仁)大著 *Mapping Taiwanese*(2008)已經出版，張屏生等的《嘉義方言志》(2010)，張屏生與李仲民有關澎湖的方言地理學調查(2011)繪製了不少區域性變體分布圖，洪惟仁發表了一系列的區域性語言地理學研究，如高屏地區(2006)、南投地區(2008)、台北地區(2009)、台中地區(2009)、桃園地區(2009)、宜蘭地區(2010)、雲林地區(2010)以及本刊西海岸地帶(2011)。李仲民有關臺灣西海岸的Glottogram調查(2011)以及本刊蔡惠名的〈旗津半島語言地理的Glottogram研究〉(2011)採用了日本語言地理學的Glottogram研究法，跳脫傳統，把社會語言學成分加入語言地理學。

可以說，從二十世紀末起臺灣的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似乎已經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時代，著實令人欣慰。

不過，自來的漢語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的調查研究都僅止於平面的描述，並沒

有提出解釋，解釋語言爲什麼要這麼分佈。岩田禮《漢語方言解釋地圖》（2009）大概是第一本有解釋意義的地理語言學地圖集。

台灣的語言地理學如果不以描寫實況爲滿足，企圖達到喬姆斯基所謂的「解釋的妥當性」的研究境界，必須和台灣地理、移民史、開發史的研究作跨領域結合。2006年筆者在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發表〈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一文。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只是細緻地呈現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並且根據簡炯仁高屏地區的漢族移民開發史、人口遷徙的研究成果，對於高屏地區語言之分佈狀況提出所以然的解釋。這是自來地理語言學研究最欠缺的解釋性研究。這篇論文發表後受到來自語言學界以及地理學界或台灣史學界一些善意的迴響，我們深切地體驗到，台灣語言地理學要達到「解釋的妥當性」的研究境界，必須結合台灣的人口統計、族群分佈、族譜調查、族群遷徙的研究成果，互相印證，才能對於歷史文獻進行正確的解讀，解釋語言方言分佈之所以然。因此九七年度起我們向國科會申請了一連串語言學與台灣地理學、歷史學的跨領域研究計畫，如「台灣語言方言分佈與移民史關係研究」（2008），九八年度改題「台灣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關係研究」（2009），均獲得國科會補助。九九年度（2010）我和竹教大陳淑娟教授（社會語言學家）、台師大韋煙灶教授（地理學家）、中教大許世融（台灣史學家）申請了一個題爲「兩岸閩客交界地帶語言、地理、族群遷徙跨領域調查研究」整合型計畫，我們四個人爲此到對岸的漳州市、龍岩市、惠州市閩客交界地帶進行語言地理學的以及地理學、歷史學相關的調查。具體的成果是年初我在本刊發表了〈漳州詔安縣的語言分佈〉（2011，本刊 5.1:23-36）。

台灣閩客交界地帶的語言使用，特別是客語區內閩南語的調查是我們的研究重點，我們四個人曾經一起到西北海岸地帶調查客語區內的閩南人、平埔族的語言。本刊收錄的兩篇論文洪惟仁的〈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與閩客互動〉及許世融〈語言學與族群史的對話－以台灣西北海岸爲例〉可以算是我們這次調查的研究成果。

我和陳淑娟並且趁機跑遍了整個閩南地區，包括廈門市、泉州市、漳州市、莆田市、龍岩市、永安市等福建省所有閩南語分布區，總共搜集了將近 100 種的方言標本。我們的目的是在閩粵地區，針對閩南語及相關語言或方言進行掃描，中山大學張屏生教授則同時在同一個地區進行了更詳細的定點調查。這些調查工作蒐集的語料結合我們龔煌城教主持的計畫下所蒐集的語料，台灣、閩南、粵東的閩南語方言地圖也就呼之欲出了。

自從九七年度的跨領域研究計畫以後，我們每一年都會在各大學舉辦幾場「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語言學、方言學、民俗學、地理學、歷史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分別就相關議題發表論文，並一起切磋研究成果。工作坊一共開了八次：

第一次 臺中場：2008/11/17，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 第二次 臺北場：2008/12/2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第三次 高雄場：2009/02/19，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第四次 花蓮場：2009/03/23，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民族發展所  
第五次 新竹場：2010/04/23，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第六次 臺中場：2010/06/25，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第七次 苗栗場：2010/10/26，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  
第八次 廈門場：2011/02/28，廈門廈門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

歷次工作坊的議程及所發表的論文都已經上傳到「語言族群工作坊網頁」上，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到 <http://www.ntcu.edu.tw/ogawa/> 自由瀏覽。讀者將可以發現，這些論文不但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而且參與討論的學者，除了台灣學者之外，也有來自中國、日本學者。本期刊出的論文〈20世紀初台灣原住民語言地圖：「手」和「五」〉的作者遠藤光曉是日本學者，〈粵東惠河片閩南語的分佈及其地理環境特徵〉潘家懿、林倫倫和〈廣東潮陽閩南方言的語音分區〉的作者吳芳是廣東學者。我們也很高興很多年輕人加入了我們的研究行列。本期刊出的兩篇論文〈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作者涂文欽和〈旗津半島語言地理的 Glottogram 研究〉作者蔡惠名都還是博士生的身份。

本期刊出的論文都曾經在工作坊發表過，經過討論，研究修改，然後重新投稿本刊，經過嚴格的學術審查才能在本期的「專號」中刊出。很抱歉，雖然來稿很多，因為主題以及篇幅的限制，我們只能選擇 7 篇收入，有許多優秀的論文不得不割愛，留到本刊下期刊出。

刪除：或作者另謀高刊發表。

如前所述，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在台灣雖然起步甚早，但是直到最近幾年才受到學界的注意與少數學者的參與研究，因此這個領域在台灣仍然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本刊第六卷第二期是台灣語言學刊史上第一個「語言地理學研究」專號，這個專號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待它能夠起著拋磚引玉的作用，催化「台灣語言地理學」及早進入蓬勃發展的時代，讓「語言地理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語言學佔上一個重要的地位。

---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台灣語文研究》第六卷總編輯

uijinang@gmail.com

<http://www.uijin.idv.tw>